袁世海自述

袁菁 执笔

肆



往事堪回味
余音尚绕梁

非外借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

袁世海自述

肆

袁菁　执笔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　山西人民出版社

目录

CONTENTS

骤雨

壹肆贰　别母泪　莫名突变　/ 1214

壹肆叁　莫须有　苦熬岁月　/ 1232

壹肆肆　才相逢　兄弟永诀　/ 1252

壹肆伍　返舞台　再陷围城　/ 1280

壹肆陆　喜相遇　互诉衷肠　/ 1298

壹肆柒　拍资料　长影结谊　/ 1307

迎春

壹肆捌　《闯王旗》　久盼甘雨　/ 1312

壹肆玖　斗病魔　誓夺青春　/ 1324

壹伍零　丛中笑　春花烂漫　/ 1331

壮志

壹伍壹　整旗鼓　推陈出新　/ 1338

壹伍贰　迎冰雪　老区慰问　/ 1350
壹伍叁　赴山东　球场笑谈　/ 1355
壹伍肆　心许党　终闻喜讯　/ 1363
壹伍伍　访漳河　演西门豹　/ 1367
壹伍陆　赴西德　文戏殊荣　/ 1376

重任

壹伍柒　明方向　雨润心田　/ 1384
壹伍捌　《探母》愿　重修流传　/ 1387
壹伍玖　传帮带　南进火炉　/ 1407
壹陆零　育“种苗”　赶赴大连　/1435
壹陆壹　赴香港　情深谊重　/ 1448
壹陆贰　重流传　不拘一格　/ 1476
壹陆叁　小学生　《侠女除暴》　/1501
壹陆肆　改革潮　引领潮流　/ 1517
壹陆伍　父与子　同修古剧　/ 1557
壹陆陆　重普及　广交益友　/ 1564
壹陆柒　里程碑　艺术庆典　/ 1573
壹陆捌　庆徽班　振兴京剧　/ 1586
壹陆玖　忆幼春　情长谊厚　/ 1599
壹柒零　话三国　几去扶桑　/ 1607
壹柒壹　手足情　血浓于水　/ 1612

余热

壹柒贰　庆元宵　喜获殊荣　/ 1630
壹柒叁　金婚别　痛断肝肠　/ 1634
壹柒肆　脑梗死　养病刻徒　/ 1646
壹柒伍　青梅酒　再论英雄　/ 1658
壹柒陆　乔迁喜　颐养天年　/ 1662
壹柒柒　原班人　红灯再亮　/ 1671
壹柒捌　丹心献　华彩翩翩　/ 1687
壹柒玖　转瞬间　幕合衣叠　/ 1703

身后

壹捌零　悼先贤　漫漫白雪　/ 1711
壹捌壹　龙入海　拳拳诚心　/ 1719

后记　/ 1721

骤雨

ZHOUYU

壹肆贰　别母泪　莫名突变

我家的特点之一就是许多家务事都非常规律化，一切都按照“剧本”演练，所以生活上总是显得很有秩序，这都应归于福瑗持家有方。

六月初的天气还不热，一般的情况下，不会晚上在院内乘凉，但是福瑗每逢过六一儿童节时，就会将在中秋过后清洗干净收藏好的，夏季用来乘凉的藤椅、竹躺椅等摆放在院中。

六月五日，周日。晚上十点了，小妹、小弟、小玲都睡了。

我难以抑制胸中的憋闷，一个人坐在院中藤椅上透气。

自打昨天从中央党校的集训班回来，我饭没吃多少，话也没说几句。孩子们在福瑗的提示下不敢往前围，昨天、今天连着两个晚都早早被打发着各自就寝。

福瑗到后院看两个女儿，小妹躺床上已睡着，小蓉在看书。

去搞“四清”的小蓉，春节后回到四清工作队，在普查肝功能时，她的化验单上某项有三个加号，医生说得了迁延性肝炎，马上被送回北京。

到北京再化验虽是回回全正常，团里怕万一传染，仍让她在家休息已达三个月之久。

“娘，我根本睡不着。我爸爸……”她见福瑗来了，放下书说。

“你爸爸在院里坐着，你想去和你爸爸聊会儿天，就去吧。”

“您不是说我爸学习紧张，明儿还得起早走，让我们少说话，早睡……”

“那是怕你们乱心……现在都睡了，挺安静的，去吧。”

“我早就想问问，我爸爸……太不对劲儿啦。”说着小蓉下了地。

“你再绷会儿……”

福瑗先返回前院。

“都睡了？”我闷声闷气地问了一声，不说话心里更别扭。

“大的看书呢。”福瑗进了北屋。

我心不在焉地浏览了一下院中，忽然感到院里太空旷了。刚搬来时，院里种着两棵苹果树、一棵沙果、一棵梨树，后来，两棵苹果树换种两棵六月鲜桃树，每到这会子，黄红的桃子都长得挺大了，还有那青愣愣的梨结得更多！院子里一片勃勃生机。都怪我狠劲爱好，把马粪给树上得太多，四合院四面是房很窝风，树上虫子很多。春天，趁和平在家，我们爷儿俩一鼓作气把几棵树全锯掉了。北屋门前种了我买来的美人蕉球茎。早早就种在地里了，还买了不少马掌施了肥。又买来砖头，挺讲究地给圈上花池子。怪事，别的花草都发芽了，美人蕉却一点儿动静没有！我等得着急，去同仁医院看嗓子时，顺便又去崇文门花店问，才知道美人蕉出芽晚。六月了，美人蕉总算长出了一尺高。这不，看上去整个院子光秃秃的。跟我的心一样，空落落的……

福瑗从北屋拿了件上衣递给我，自己也挪了挪藤椅坐下。福瑗下意识转身低头看了看美人蕉，发现从花池子流出汪汪一大片的水，仍聚集在身旁及藤椅下面的地上。她知道，这是下午四点多钟，我放开水龙头浇花，溢出来的。我除冬季外，只要此时在家，准会拿起盘在院中的长胶皮管，接上水龙

头，放开水浇花。特别是热天，往往会把地面全浇湿，让蒸发的水汽把热气也挥散掉。

我知道，今儿浇花，不光把关注我一举一动的福瑗惊动了，就连小玲都放下作业，趴到北屋铁丝纱门前看我在干什么。她不禁回头问："娘，我爸爸干嘛把水管子开得那么大？"

为什么开这么大才觉得痛快点儿！也是我边浇边走神儿，水就只往一个地方浇……本来水浇在美人蕉叶上的声音就大，听上去透着一股凄冷，要不怎么说雨打芭蕉呢。如此这般往一个地儿浇，岂不动静更大！

福瑗早想定了，不能让我就这么憋着，她想办法要让我说出来。

她将藤椅挪开水窝，对我说："这会子总算消停了，明早上你又该走了，说说……"

"我实在睡不着。爸、娘，我也在这坐会儿吧。"小蓉从后院窜出来说。

我知道这是福瑗上后院搬来的援兵。我是得说，不说就不是我了。之所以不提集训班的事，是怕家里人跟着着急。眼见得母亲不再能过问，家里也只有福瑗和大女儿了，小蓉虽涉世太浅，也是孩子们中最大的，是个解放军吧！福瑗从昨天就劝我说出来会好受些。我也实在是憋不住了，我更清楚的是如果再不说，就这么憋闷着，一家人的日子都好过不了。

"那不，还有椅子嘛！"我说。

"爸，您在集训班都学什么啦？这回……您也还没跟我们说说呢。"

"批……黑村、黑店、黑戏、黑线……"

"《谢瑶环》……"

"《九江口》！"我本就不是憋得住事的人，张嘴就开门见山啵！

"《九江口》？……这不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献礼的优秀剧目吗？为什么？"小蓉非常意外。

"替彭德怀翻案……"

"什么！张定边忠心耿耿，被罢了官、撤了职，还为了北魏江山，穿孝

挡驾苦谏……不让中敌人奸计……彭德怀？这挨得上吗？”

“这就足够了，五九年庐山会议上，彭德怀进万言书，被罢官……《海瑞上疏》《海瑞罢官》就都是如出一辙，都是替彭德怀翻案。”

“那要都这么穿串儿，京剧传统戏能有几出好戏呀？”

“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统统地毒害人民，统统要坚决赶下舞台！”

“啊？！”小蓉一下子站了起来，又一屁股坐下去。

“《九江口》演出效果好，更证实架子花脸能担纲大戏主演，毫无问题。你们也知道，我更是跃跃欲试，就和翁先生、范钧宏互相商定，把《打龙棚》《打郑屠》《薛刚反唐》《马五夺秋葵》《张飞芒砀山》《李逵巧坐衙》等你们知道的那十出戏，编成以架子花脸为主的戏。我希望在到六十岁的这十年里完成。翁先生还说架子花脸剧目前景可观，十年出十出戏的计划准能超额，那时架子花脸这一功会有很好的发展。可好，当初都表扬我提出宏伟规划，现在眨眼全变成了我的罪状。问我为什么都排打这个、反那个的戏？是何居心？！居心！想发展架子花脸这一功呸，是因为这些人物适合架子花脸演呸！”

“莫须有！纯属莫须有！您据理力争啊！说您要排全本《杨七郎》，从七郎打潘豹，直到射芭蕉，是因一度的剧目表现杨门女将的偏多。我哥哥（小毛子）他们四团出国演《杨门女将》，他回来不是也说，国际上反对中国的，也诬蔑中国好战，抓住获得盛誉的《杨门女将》挑衅说，打得都成寡妇了，还打！这些好剧目，终归表现男将的戏偏少，所以您不是才想将七郎八虎闯幽州、父子别，八郎送信，弟兄俩一个舍生忘死，回雁门搬兵，一个被惨射芭蕉树下壮烈牺牲表现出来吗？”

“能不说吗？最可气，说《打龙棚》是要打毛主席，原话是……‘把矛头指向毛主席！’什么话！包括《九江口》，怎么会为彭老总翻案，我从哪儿能知道庐山会议的事儿？我想把要排这十出戏的缘由都说清了，但压根儿不容分说！反说我态度不好，解释就是推卸，就是抗拒！他们说我，人站在黑

线上，思想反动，所做的一切，就全是反动！起码也推波助澜，是迎合！不错，《九江口》是我提出来要排的，是我都写好了提纲！可我在科班学的就是这样！张定边就是被罢了官还穿孝服拦驾的！二十年代离五九年庐山会议差着十万八千里，怎么就替彭总翻案了呢?！除非我师傅四十年前就全都未卜先知?！笑话，天大的笑话！想不通，没法子，就是想不通！让我怎么接受?！没法儿接受统统的!”说至此，我越说越显激动，还用手画了个大圈。

我的话戛然停止。

不是吗？这几出戏是我几十年如饥如渴地在艺海中求索，奋力要将只演配角的架子花脸一步一步地推上主演的大型剧目，使架子花脸得以前进、得以发展是我之最爱！一旦被不明不白地强行全面否决后的那种失落，那种强压下的难以接受、难以服软，难以忍受、难以表达却还要接受、要忍受、要低头的压抑之感在强烈地刺激、折磨着我的每一个细胞，甚至每一根神经……

小蓉叹了口气，看了看福瑗，福瑗也在双眉紧锁、摇头叹气地看着她。

我自言自语似的说：“想得通也罢，想不通也罢，都已成不容分辩的事实喽!”随之长叹一声。

“合着……您参加的这个集训班……不是学习，就是批这个……”一直没说话的福瑗忧心忡忡地说。

“是学习。学报纸，批三家村，批吴晗、邓拓、廖沫沙写的反动文章！可是需要结合本单位、本人，对照认识。首要人物吴晗，吴晗的重要问题，就是写《海瑞罢官》给彭德怀翻案。大伙儿就对照着，挖出《九江口》……一下子，在中国京剧院十八个牛鬼蛇神里，我成重中之重、黑中最黑、粗中最粗的大黑线儿人物！奇了大怪了！合着，我一不是院长，二不是书记，不是决策领路人，充其量是个执行者——团副！可我领先成了黑典型，领先被乱箭齐发!”

“光中国京剧院就十八个牛鬼蛇神？谁?”小蓉听这数量，吓得吸了一口

凉气。

“以院长为首的十八个院团级负责人全是!”

“全是?是牛鬼蛇神?全坐在那儿互相批!”

“岂止我们这儿十八名,去党校集训的……不少于五……七百人吧……”

“全不是好人?”

“全都是站在文艺黑线上的,或是抱文艺黑线粗腿的,互相揭发、互相批。从文化部部长……”所谓抱粗腿,即是上级领导执行文艺黑线,下级照令执行者。这都是那年月时髦的称呼。

说到此,我突然大笑几声,这是两天来,岂止两天,是集训以来,第一次咧开嘴笑。这笑并不爽,是带着很不甘愿的自嘲味道。

“告诉你们一个活哏吧!”我特想让她们轻松一点儿,也努力把自己放松一些。

福瑗、小蓉没感到有些许的轻松,只品味到我的笑已没有了往日的爽朗,透着惨巴巴的,不过是想缓和一下过于紧张的气氛在强努力。

“那天,到院里集合去集训班,都只知道是集中学习,在车上,大家有说有笑。车到颐和园后边中央党校门口,就听到很多人喊口号:‘打倒牛鬼蛇神!’大伙儿一听,牛鬼蛇神当然不是好人,在哪儿呢?透过车窗扭脸四处找谁是牛鬼蛇神。没找着,互相还笑着问哪。等我们下车时,列队在门前的人又一起大喊!闹了半天,敢情是我们自己,而且全是!唉,真是笑话!”我摇摇头,咧嘴笑了。

听了我的自嘲,福瑗没笑出来。

她才知道,原来我心里憋了这么多事儿,受了这么多委屈。幸亏呀,让我说出来了,说出来,心里就能宽敞点儿,会好受多了。她担心,我回党校该怎么继续忍受哇,福瑗的心提得更紧了!

小蓉只咧了咧嘴,这词儿太难听了,尤其望着我笑容中含着苦涩的自嘲感,她一下子接受不了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“敢情，让我们集中党校学习，所谓集训班是为了‘背靠背’才把我们和大伙儿……不！和革命群众隔离的！几天的乱箭，真把我射晕了！那天晚上看电影，我坐在哪儿一句没听见，一个画面没瞧见，到现在也想不起这电影的名字来！我就想不明白，传统戏会全错，全得被赶下舞台去?！《将相和》《野猪林》，毛主席、周总理中央领导都夸好，现在也变成一直在毒害人民？那延安排的《逼上梁山》呢?”

我抬头望天，望呀望……

“你们说，到底哪儿是北呀？北有北斗星！毛主席就是指路的北斗星！解放这么多年，我是一心一意想跟着北斗星走呀！五七年，满心地为事业、为党好，是我没改造好，无意中摔了个跟斗。我总结了教训，又八年啦！我一门心思，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踏踏实实地跟着党走！可我怎么走着走着就找不着北啦!”

说到这儿，我那两道眉皱得拧在一起，瞪起眼睛，两手使劲儿地手心和手背相撞，而后双手往外一摊，不停地甩动，把目光投向福瑗和小蓉。我知道，一腔的怒火使我目光如炬，然而闪烁的是那样充满困惑、充满焦虑、充满失落、充满迷茫、充满无助的倾诉和寻觅……

尽管天上的月亮并不十分明亮，尽管院里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开着院中间二百瓦的大灯，全院都被照得亮通通的！今儿个院里只开了廊子上一个四十瓦的灯，灯光显得挺幽暗。

福瑗和小蓉与我之目光相对时，我品味到她们和我一样没有了往日的自信、从容、乐观，我看出了她们心中的战栗！因为她们的目光中游荡着焦虑、心疼，又万千迷惘的神情……

我谈到邓拓已去世，全无话。

停顿了好一大阵子，我感叹了一句：“今年我整五十岁，如果我能活到六十岁……你五十岁，你三十出头，成人啦！小玲最小也二十岁了，懂事啦！这是我的愿望，是我的福气，也是你们的福气！这是最好的!”

这句话更使福瑗预感事态的严重……

小蓉再不懂事，但也还能理解话中的沉重。小蓉不知该怎么安慰我，煞费苦心地急急在脑海中搜寻着可以用什么话宽慰一下我。她终于想到了我近两年的兴奋点……

“爸爸，在压力之下，您可能把事情想得严重了。就算《九江口》是大毒草，那您不还演《红灯记》啦！这可是立得住的革命现代戏呀！谁不夸您演的鸠山好哇！陶铸同志都说您鸠山演得很成功，不是‘豆腐’，为塑造反面人物提供了经验！”

“鸠山？嗐！全砸！！再甭提鸠山，我可有不少的罪状！说我演得太嚣张，我哗众取宠，我强占舞台！我抢，李玉和正面人物的一锣吧……”

“强占舞台？什么意思？”小蓉更无法理解原来大江南北一片赞扬声，也能大翻个儿啦?!

“斗鸠山时，李玉和坐着，鸠山围着李玉和身后转满台……”

“那不正是共产党员临危不惧、乱了敌人的阵脚吗?”

“为什么说找不着北呢?！红的全变黑了！总之，我，一无是处！我演的鸠山跟着一无是处了。好多事，能怪我吗？好好地把少春换下去，钱浩梁拉上来！你不知道，你妈都清楚，为了这事我毫无办法，光发些没用的牢骚……”

“怎么回事呀?”

“那句李奶奶的话，说来话长。简单捷说就因为在一次座谈会上，少春发言，说京剧要改革、要革命、要多演现代戏，正确。只是，京剧要姓‘京’，要尊重京剧的艺术规律，不能是停在话剧加唱的阶段。又说，其实传统戏也并非全是演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。水浒戏就有几十出，是写农民起义的英雄。《打渔杀家》也是写的劳动人民。中国有几千年历史，新编历史剧更适合京剧演，也是对人民提供爱国主义教材。他这一番话一说不要紧，不知谁报告上去，说李少春反对演现代戏。得！一道命令下来，说少春个子不高，

演不出李玉和的威武，不像铁路工人像段长。撤了他的A角，让钱浩梁上。李玉和是要有武生的功架、气势，但是谁不知道李玉和还有大段的念白，有好几大段激情唱段嘛，最重要的是表演这个人物的情操、气质。少春个子不高，却把李玉和的英雄气概演出来、唱出来了！一彩排，内行、外行都叫好。看过他演的李玉和，没有不佩服、不夸好的！说有不足，可以改进，哪能一锤子定音。改成钱浩梁……他是好苗子……只能说刚会按祖师爷传下的本子唱，一招一式，都还没学到家……”

“您不是认为钱浩梁很有培养前途吗?”

“你怎么也糊涂啦，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，有可塑性。这和顶梁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！他得且跟在少春后边学、熏，试着演，得有一个提高的过程。”

“这倒是。”

“这可好，少春下去，他顶上来。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啦！导演阿甲说之再说，讲之再讲情节、人物、思想，少春一遍遍地给他示范。我也不少帮忙。可他在舞台上，那一场《斗鸩山》，他和我的情感交流……碰不上！我只能主动，可我发出去的信息，收不到他的反应。……这要和你少春叔演，他坐得稳如泰山，可浑身都是戏。他把李玉和内心波涛起伏的情感，统统亮在舞台上了。多少年的搭档了，情感交流之默契、之密切、之迅速，不敢说天衣无缝，但他一个眼神、一个手势、声调的一高一低，我都马上能传出、反映出来。鸩山看似主动，实际上李玉和处处从精神上压倒他。鸩山完全被动地围着李玉和团团转，最后，放下假面具，露出杀气腾腾的真面目。这场戏，说真格的，我俩演得痛快极了。那次彩排，你看了……”

“看了，太棒啦！那天我娘给我装了一饭盒的义利乳白面包和肠。您猜怎么着，看得我激动得忘了吃啦！回家路上也净想这戏怎么怎么好，居然也没想起饿来。到家我娘一问够不够，我才想起敢情是得‘原赏退回’……”

“那才是历史性的文献性的演出哇！没喽！换了钱浩梁坐在那里，最开

始，犹如木头！这是火候，换别的年轻人，兴许更不成。阿甲眼看鸠山的戏压倒了李玉和，不是李玉和斗鸠山，变成了鸠山斗李玉和啦。急了，他让我让戏。舞台上有让戏之说吗？应该水涨船高！我最是反对这‘水落石出’！我怎么着也显得鸠山神气活现，李玉和可怜巴巴。真把我急得什么似的！没辙啦。我对阿甲说：‘要不，您反映反映，还让少春演。钱浩梁需要时间，跟着再多学学，自然能演得好。要不，我也没辙。您就高抬贵手，别老逼我。’导演听了，无可奈何。现在可好，屎盆子全扣我身上，无情棒全打在我身上了！……可恼不可恼！”

“那少春叔就这么下了，也得上火吧？”

“岂止？他说不出来道不出来，就跟我现在似的，干唠气鼓噎！本来嗓子、腰就有病，解放前累的！这么多年了，不都是好好坏坏反反复复，也还能应付着唱，这回又加上心病……难医呀！”

“他病啦！”

“可不！你妈知道，我跟着就到家去看他，劝他安心养病。才几天哪，就瘦多了，眼圈也青了！他说：‘三哥，咱们是多年老搭档了，你了解我，我难道会反对演现代戏？’这我还不清楚？我当然清楚！甭说《红灯记》，倒退几年，排《白毛女》时候就没有不积极的！身为京剧演员，没有不愿为京剧拓宽道路的！那杨白劳演的谁不夸？创新少吗？这回拿到《红灯记》剧本，他喜欢。为找李玉和的生活原型，少春长辛店去了好几次，找铁路工人座谈，到铁路工人中去寻找典型。他说：‘这是好戏，教育意义太深了，我要演好李玉和。你的鸠山，难度比我大。京剧演外国人，还是第一次，得入木三分，让人人憎恨他。’他设计了李玉和的许多身段动作，也帮我设计了鸠山的动作。连李奶奶和铁梅以至磨刀师傅的动作，还有武打设计，他都参加意见，顶得上半个导演。那时，我觉得他的处境，真有点儿像林冲。演员不能演出，就如同林冲被撤去八十万禁军教头，发配沧州一样的苦。那天少春说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难道当今世道，又会黑白不分？我听了，心里咯噔

咯噔的。我极力安慰他，好好养病，管他A角、B角，都是为人民服务。我们早参加了国营剧团，不早就打破了名位观念？过去，他常用这些话劝我。现在，我也只好这样劝他。看到侯玉兰在一旁直掉泪……我心里一阵阵发酸！没多少日子，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，说着说着，忍不住向他发了牢骚……事后你妈直说我……好，哪承想，敢情没多少日子，我也成了林冲，纵然浑身是口也难把冤枉辩清喽！我想都不敢再往下想，可事儿又明摆着！唉，我该怎么才好！唉！”

我连连仰天长叹，我的心也连连往下沉。我托，托不住；我提，提不起！

“最可笑又可气的是，为什么字幕一打出‘鸠山饰演者袁世海’，观众就给我使劲儿鼓掌？为什么没上场呢，先得满堂好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福瑗、小蓉，你们说，我有番儿知道吗？我只能回答：‘谁鼓掌，问谁！’观众鼓掌，就去问观众！总不会是我花钱雇大伙儿给我鼓掌吧？瞧瞧，连观众鼓掌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！真邪了门儿啦！你们说，让我怎么……也……”我狠狠地用手捶腿。咽下去的话，还是扭着脑袋，闷声闷气地说出来了：“没法接受！”

突如其来的这么多难以理解又过意外的事摆出来，福瑗、小蓉她们两个的心一次一次地连连使劲儿往下沉。她们都蒙了……

三个人沉默了好一阵子。

是呀，迅雷不及掩耳般冲击而来的暴风骤雨裹挟着汹涌澎湃的混沌大潮、寒冷无情的大冰雹从天而降，冲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，席卷着、荡涤着……

我们三人一直谈到近三点……

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清晨，一连几夜没有睡好觉的福瑗早早打开窗帘，